

古城旧事

彭庆东

恼人的“高空滴油”

而今的冬天,无论怎样严寒,屋里已然不用煤炉了。遥想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在烧煤炉,到了冬天,煤炉兼具采暖功能,多数人家都会在卧室里生一个大铁皮炉子,从墙壁的孔口伸出一只长长的烟囱,一直延伸到屋檐下,几乎到了院里的过道当中,成了院里抬头三尺的一道风景线。炉火一直燃着,除了做饭,可以在炉膛里烤红薯、烤土豆及馍片、窝头片等,好得很。

但恼人的是,接出屋外烟囱的管口会流出黄黑色的煤焦油,虽不像如今的“高空坠物”那样危及人身安全,但煤焦油滴在衣服上油腻且不好洗,因此走在过道上的人们常常担心悬在头顶上的“高空滴油”。于是,在烟囱管子的尽头挂一个小罐子接油。小罐子漏油或者脱落,那就麻烦了。

有一年,妹妹刚穿上过年的新衣服,她最喜欢这件大花格子的棉袄,高兴地在家嘚瑟了一阵子,便急着跑出去找小朋友显摆。哪知走过隔壁张大娘家门口时,她家烟囱管口上挂的小罐子被风一吹,脱落在门前的煤池上,罐子里溅出的煤

焦油刚好落在了妹妹的后背上,崭新的大花格棉袄变成了“大花脸”。妹妹伤心地大哭起来,大过年的让人真扫兴。父亲赶紧帮张大娘家重新挂好了小罐子,免得再出漏子。母亲又忙着为妹妹清洗大花格棉袄,清洗了老半天也不理想。没办法,妹妹过年的兴致就让“高空滴油”给泡了汤。

那阵子,不但老百姓家里这样取暖,单位也这样。那时我在市建二公司做预算,每天早晨一上班,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生火炉。先用铁钩子把火炉芯子钩起来,让前一天的废煤渣掉下来,再用铲子掏出煤渣,倒到外面倒掉,然后用小铁桶装回煤块来,捡几块废木头,在炉膛里头放上废纸和木头。点火以后,再慢慢地放进煤块,盖上炉盖子。每天周而复始,麻烦、劳累不说,办公室里少不了烟雾和煤灰,年底大扫除的时候可费老鼻子劲儿了,打扫完,人累得气喘吁吁。

如今,煤炉和防“高空滴油”的小罐子早已荡然无存,代之而来的集中供热、空调、油汀、壁炉等取暖设施让严冬里的屋子温暖如春。我也深信,取暖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有新的变迁、新的升级。

乡土记忆

冬日割白草

李喜庆

在郊区采风,看见了久违的白草,心中不免又惊又喜,惊的是再次见到了小时候常见的白草,喜的是他乡遇故物,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割白草的情景。

白草,家乡人称之为尖白草。一般长在土壤较厚的山坡洼地,夏季白草一片翠绿,中心有一根长长的白色的茎秆,顶上挂着穗毛,因此有了白草之名。夏秋的白草是牲口爱吃的青草,人们常常将牲口赶到长满白草的山地,找一个固定物,将牲口用绳子拴住,任牲口自由自在吃草。冬季白草干枯,北风吹过,白草晃动,让人想到南北朝民歌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诗句。不过因为白草生长得矮小,里面藏不住牛羊,倒是经常见到兔子、松鼠一类的小动物,风吹过后,急速逃向远方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学校经常搞勤工俭学,春天拾肥,夏日割蒿,秋天拾粮食,冬季似乎无法可干。学校领导通过熟人联系,可以把白草卖到阳泉钢铁厂,因为钢铁厂点炉需要柴火,白草是最佳物选。于是学校下达任务,让我们割白草来勤工俭学。

割白草是件技术活,我刚开始割时就不得要领,左手翻转抓住白草茎秆,右手挥舞镰刀砍割,只将轻飘飘的茎秆割下。表哥笑我说,看你那捉鸡架,半天也割不下二斤。于是表哥给我示范,他

弯腰顺手抓住白草的下部,镰刀贴着地面飞舞,不但茎秆收割了,连茎叶也全部收割,甚至还卷了些泥土,分量自然也就重了。

割白草是件劳累的活,隆冬时节,天寒地冻,本该是在家围炉享受的时候,却要到野外割白草,心情之坏无法形容。割草的时候为了方便,不戴手套,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因为贫穷,买不起手套,只能徒手割白草,手不但要承受寒冷的侵袭,还要承受石块、灌木的侵扰。谁知道茂密的白草丛里面会有啥,一次我在割白草时,就抓上了一个破碎的玻璃瓶,中指被划破,鲜血直流,至今左手的中指上还有一道明显的伤疤。

割白草是件幸福的活,一斤白草可以卖上6分钱,现在看来,微不足道,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。割白草完成了学校下达任务后,剩余的当场结算,卖下的钱就归自己了。这是件简单而幸福的事情。因此,大家有很高积极性,甚至有的大人也加入进来。我就用割白草挣的钱,买下了自己喜爱的小人书。在当年的春节假期,翻阅小人书,我感到无比的幸福。学校为此不但减免了我们的学费,而且还用余钱买下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,晚上大家带上小板凳,相约到学校来观看电视,真是幸福之至。

难忘时刻



家中老物件

薛金升

家中几件旧物跟随我40多年了,几次搬家我都没有把它们丢弃,而且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。

蝴蝶牌缝纫机是当年凭券买来的。那时结婚讲究“三转一响”,我是一无所有。后来,哥哥不知托什么人给我买来了这台缝纫机,算弥补了一些缺憾。缝纫机当时是家里最贵重的一件物品,妻子专门为它做了罩子,不用时,把机头放下,用罩子严严实实裹起来。这台缝纫机不仅妻子用,我用。缝个床单、被罩,衣服、裤子哪里开了线,我都是自己动手。这个老物件虽然经历了40多年岁月,但运行起来依然声音清脆,悦耳动听。前些天我用它给裤子换松紧带,儿子见我操作缝纫机,很是惊讶。

台式电风扇是老伴他们厂自己生产的。这是一家生产火车电机的工厂,当年却小批量生产了些电风扇和洗衣机,以优惠价提供给本厂职工。

那年我们节衣缩食,家里一下子添了三大件:黑白电视机、电风扇和单桶洗衣机。黑白电视机很快被淘汰了;单桶洗衣机用了几年,以旧换新了,唯有台式风扇现在还完好无损。家里装空调后,这几年很少用了,但它是当年家庭生活档次提高的见证,偶尔夏天也搬出来用一用,总觉得它吹来的风是在诉说着什么,让人回味和遐想。

二屉桌是结婚时工厂为新婚夫妇配置的三件家具之一,桌面长一米,宽50厘米,显得很简陋。搬到省城后,它成了我和孩子们共用的书桌。我的几部拙著就是趴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。后来搬到新家,我换了张大些的桌子,就把这张桌子放在阳台上。阳台上光线充足,又有花木簇拥,我在桌上放了笔砚,常在上面练毛笔字。颜柳欧王几部字帖在桌上临了不止一遍,楷体、行书写了一大堆。这张二屉桌衰老得抽屉已经拉不动了,但还在继续做着贡献。它外形简陋但在我心里却价值不菲,舍不得把它轻易换掉。

老物件有着岁月的印痕,承载着美好的回忆。当初来到我们身边时,它都是新的,给了主人很多欢乐和帮助,像老朋友一样,陪着主人一天天变老。这些年扔过不少东西,它们因为实用和纪念的双重属性得以保留下来。看见它们,使我们觉得来路并不轻松。



非常经历

惊魂之夜

春潮

我是伯伯和父亲两家人中唯一的男孩。我有三个姐姐,二姐和我是一母同胞,大姐和三姐则是大伯家的两个女儿。大姐和二姐都比我大十多岁,她们俩早就离开了家,或是去求学,或是去工作。而三姐只比我大三岁,所以和我相处的时间比较长,姐弟感情非常深厚。上世纪80年代,我虽然已经成家十多年,但仍然是个无房户,带着家人到处寻觅住所,先后搬家有十多次。1984年,三姐两口子都在榆次上班,单位刚好分给她一间宿舍,就搬到了榆次居住,看到我实在无处可去,就让我借住到她家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这间小房子地处棉花巷路北的一个小巷子(现在的开化寺南街)的院子里。

记得是这一年雨季的一天,因为天气不好阴沉沉的,随时可能下雨,我就让孩子在我母亲家住下来,我一个人回了开化寺南街。当时,我上班的单位离家非常远,一天下来非常疲累,所以一到晚上我就睡得很沉。哪知这天午夜时分,天降大雨,而我睡意正酣,浑然不觉,突然间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,凝神细听,好像是院中发现了小偷,邻居们正在追堵,我赶紧披衣下床,准备出门加入捉贼的战斗。可是还没等我打开门,我的屋顶上就传来了脚步声,只听得稀里哗啦一阵乱响,屋顶早已开了天窗,只见那贼伴随着瓢泼大雨以及砖头、瓦块直接从屋顶掉进屋里,而且正好掉在床的正中间,把床也砸了个大窟窿,床是报废了,好在我是有惊无险,事后想起来,还真有些后怕。真险!就差几秒钟,我就去见马克思了。这时,邻居们都追了进来,自然,贼是没跑,被我和院邻逮了个正着。

邻居们都说:“你真幸运,看着吧,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”不要说,还真给说对了,此事过去不久,我就从工厂调到了学校,又从学校调到了机关。巧的是我就职的迎泽区政协办公大楼所在位置,正好是我当年化险为夷的所在地。推开窗户望去,破旧的房屋,早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,和全市人民一样,这里的群众早已告别了破旧低矮的老房屋,住进了水、电、暖、气设施齐全的单元房,生活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,再也不会出现我所经历的惊魂之夜。

岁月留痕

逝去的袖套

解延忠

“袖套”,顾名思义就是套在袖子上,保护袖子不受磨损,特别是袖口部分。用新布做两个略肥于衣服袖筒、长至肘部的布筒,两端用松紧带抽紧,学习工作时,套在袖子上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戴袖套在学生、伏案工作者中相当流行,可以说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时尚。那时,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,衣服的材料以布为主,做一件新衣服不容易。学生中穿带补丁衣服者,屡见不鲜。有的人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一身新衣。衣服大多是棉布制成,少有耐磨的化纤制品。能穿上“的确良”“涤卡”的同学,都让我“另眼相看”。如果一件新上衣没穿几天,就把袖子,尤其是肘部磨破了,岂不可惜?

为了保护新衣,袖套几乎成了中小学生及伏案工作者的标配。讲究一点的学生,尤其是女同学,几乎人人都备有袖套。上课时,大家齐刷刷地把五颜六色的袖套套在袖子上。那时仅以为是家长们“抠门”的原因。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从技校毕业后进厂参加工作,才发现会计科的姐妹们几乎人人都戴袖套,就连50多岁的男科长也戴着一副劳动布的袖套。我这才明白,戴袖套不完全是因为贫困,而是一种时尚,当时,崇尚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作风。在某些企业,袖套曾作为一种劳保福利,下发给需配备的员工。

我羡慕戴袖套的同伴,但因为种种原因,我与袖套擦肩而过。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,不愁吃,不愁穿,做一件化纤布料的新衣,十年八年也穿不烂,袖套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。进入新时代,大中小学校、规模企业,都统一制作了校服、工装,且用的都是耐磨布料,袖套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。

如今,袖套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逝去的袖套,作为过去艰苦岁月的留痕,将成为我们一段美好的回忆。